



远去的战马

下

萨仁托娅 李东东 / 著

作家出版社



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 ★ 第七辑

远去的战马

下

萨仁托娅 李东东 /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远去的战马 / 萨仁托娅, 李东东著. -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8.12

(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)

ISBN 978-7-5212-0327-1

I. ①远… II. ①萨… ②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04966 号

远去的战马

作 者: 萨仁托娅 李东东

责任编辑: 陈晓帆 袁艺方

装帧设计: 孙惟静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067186 (发行中心及邮购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 // www.haozuoja.com

印 刷: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 数: 400 千

印 张: 33.25

版 次: 2019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212-0327-1

定 价: 75.00 元 (全二册)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远去的战马



下 卷

第十一章 血与火

央金玛的死让额日敦伤心欲绝，拔枪上门跟苏克讨说法。额日敦用枪指着苏克愤怒地质问：“你为什么要救一个不认识的人，让央金玛失去生命，为什么为什么？！”

苏克双手抱头喃喃：“你杀了我吧！是我害了她！没错，是我……”

“你……你是不是男人！让一个女人为你去死……你应该为央金玛的死负责！”

任凭额日敦怎么发泄苏克都不作声，他正在为自己的轻敌而后悔。他一遍遍地痛苦地想，若是多带几个人去救，央金玛就不会死，她就不会死，不会……

额日敦似乎无法平复自己的愤怒，越说越来劲，最后一句话激怒了苏克，他说：“你为什么非得跟日本人作对？如果你不管日本人的事、不打日本人，央金玛就不会死！”

闻听此言苏克怒不可遏：“自从我阿爸为草原而死，我就发誓今生也要为捍卫草原而战！日本人欺负到家门口来抢我们的草原，我能不能不管吗！啊？！”

额日敦大概是第一次看见一向温和的苏克这么暴怒，一时间蒙了，继而更加愤怒起来：“你号称杭盖草原上的英雄好汉，你给草原带

来了什么？战乱和灾难！”

苏克惊讶得说不出话：“你！原来你是这样想的？！”

“你一心想当英雄，却连一个女人都保护不了，你还做得了什么？不敢承认吗？”额日敦气得直喘，“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，你跟央金玛究竟是怎么回事？！”

情急之下苏克脱口而出：“你以为就你一个人难过？你以为就你爱她？我从小就喜欢她！只是因为你也爱她，我才把她从心里赶走、疏远她的！”

此言一出，两个人都震惊了！

额日敦愤然离去。从此，央金玛是两人都不能触及的痛。

苏克连日来一言不发，弟兄们都知道，他是为央金玛的死而懊恼、悲痛着。其实大家也都憋着一口气，恨不得立刻冲到川上太郎的老巢杀他个人仰马翻、片甲不留。

所以苏克一召集队伍，如刮来一股旋风，全队人马立即集结待命，战马们也不停地用马蹄刨着地，躁动不安地扬起沙尘……待苏克一声令下，马队如弦上劲发的箭一般冲出营地，在大草原上拉起一溜滚滚的烟尘。

自从宾巴派额日敦守卫矿山据点，苏克也就不来打这个据点了，而是开始长途奔袭，与日本人玩起了躲猫猫，专门袭击运输队。其实这样打是那么的不容易，常常是长途奔袭，一跑就是上百里地，在野外宿营是家常便饭。

北方的夏天迅速被秋风吹尽耗干，冬季到来的时候骑兵队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。日寇的围剿与冷酷的天气对他们来说更是严峻的考验。好在蒙古人天生就有野外生存的本领，他们为了追踪敌人爬冰卧雪，饿了吃一口炒米，有的时候炒米吃光了就用布鲁或者下套打猎物，为了隐蔽常常生着吃。渴了就抓起一把雪塞进嘴里，夜里就在野外宿营，把皮裤脱到一半裹住脚，用蒙古袍或者大皮袍子把自己裹起来，倒头

就睡。如果是刮大风的夜晚，他们就会找一个背风的地方或者挖一个雪洞钻进去，几乎所有的人脸、手、脚都冻坏了，脸上手上红一块紫一块，生活是相当艰苦的。但他们很乐观，因为他们神出鬼没把鬼子当猎物打，像赶着受伤的野兽一样跟敌人周旋在荒无人烟的草滩上。

在草原深处的小西河，日军指挥部的川上太郎像一个关在笼子里的困兽般地发泄着暴怒。几天前刚刚俘获的八路军重要人物竟被苏克抢走了！一个人就能在那么多押送人员的眼皮子底下为所欲为，皇军的脸已经丢尽了。

这个早晨他又得到消息，苏克的骑兵袭击了小西河的矿区勘测站。小西河勘测站设在离城五十多公里的一块平坦草原上，是杭盖草原几处矿床的中心地带，建矿工程人员和一些重要设备都设在那里，勘测站周围有三个小队的兵力日夜巡逻和把守。

川上太郎怎么也想不通，原以为小西河勘测站的警备是万无一失的，勘测站周边视野开阔、一览无余，自己设好的三道防线都有高高的哨位，卫兵不停巡逻日夜把守，重武器的射程之内根本没有盲区，进犯之敌怎么也深入不到站内的。可苏克的骑兵队竟然就在今天早晨打进了勘测站！而额日敦恰恰被派出去押运物资去了。

暴怒往往使人丧失理智，川上大佐带领大队人马迅速赶到那里，看到的是遍地狼藉，勘测仪器全被毁坏，横七竖八的尸体躺在地上，而苏克的人马连一点踪影都没有留下。

川上太郎顾不得去想对勘测站遭破坏的事如何向上级请罪，也顾不得向随后跟来的宾巴发火，一个念头突然在他脑子里闪过：现在城中空虚，苏克这小子不会乘虚而入吧！

“集合队伍，立刻返回腾格里！”

正如川上所料，就在日本人浩浩荡荡奔向小西河企图围剿苏克时，苏克却杀了个回马枪，直奔腾格里镇而来。

当川上太郎和宾巴带领着他们长长的马队和后面跟着的隆隆作响

的炮车，一路沙尘腾扬，急匆匆赶回腾格里镇时，远远地看到烧焦的房架子还冒着烟，兵营已被打成一片残垣断壁。

川上太郎气得大吼：“八嘎……苏克，我要你死！要你死！”

而得胜而归的苏克骑兵团正兴高采烈地回到山口，每人身上都背着两三支枪，战马背上还驮着不少战利品。

苏克一个人站在山口望着远方，心里说：央金玛，今天我们用日本人的血来祭奠你的英灵……我还要继续打下去，直到把日本强盗赶出草原，赶出中国！

苏克坐在河边草地上，看着小毛头往天驹和宝烧的身上泼水，两匹马也像孩子一样和小毛头嬉戏、玩水。自从央金玛死后，没有人再舍得骑宝烧，它就成了“翁根马^①”，形影不离地与天驹在一起。两匹马更加亲密，它们时而分开互相追逐，时而又贴在一起肩并肩步调一致地慢跑，犹如一对恋人。直到玩够了，小毛头才跑来坐在苏克身边，看着两匹马悠闲地吃草去了。

苏克说：“你这个小小毛头能听懂别人的话，可为什么不说话？你是真的哑巴不能说话呢，还是不愿意说话？”

小毛头望着天，不理他。

苏克叹了一口气：“苦命的孩子，等咱把日本人打走，我给你找个大夫看看，能不能给你治治，让你说话，啊？”

小毛头像没听到，目不转睛望着草原上的两匹马。

苏克站起来，吹口哨唤马。天驹听到立刻就往回跑，但它跑了一半，看到宝烧没跟过来，便又跑回去叫它。没想到宝烧并不听话，竟向相反方向跑去，跑得远一些就站在那里昂头向天嘶叫。天驹跑去拦住它，宝烧和它绕起圈子来。

苏克站起身再吹口哨，宝烧仍伸着脖子朝着远处嘶鸣。

苏克上前搂住了它，轻轻地抚摸着它的脖颈：“宝烧，我知道，

① 翁根马：不再骑也不再干活，供养起来的马。

你想央金玛了，我也想她！都怪我啊，没保护好她。她的仇还没报，我对长生天发过誓，只要我活着，就不能让日本人的铁蹄在我们的草原上横行……我们一起努力吧！”

苏克牵着宝饶往回走着，小毛头迎上前用手比画着，拍拍自己的胸脯，又指指马，用手表示着劈斩的动作。

“小毛头，噢，你想跟我们一起，骑马、杀敌……是吗？可你还小啊，等你长大再说。”

宝饶用脸蹭着小毛头，小毛头指指宝饶，意思是它也同意我上战场。他抓住宝饶的鬃毛，身手矫健地一下子跃上马背，苏克也随后骑上天驹，紧随而去。

在伪蒙军驻地宾巴的办公室，满脸愁容的额日敦身穿蒙疆军军服，腰挎马刀，笔直地站在宾巴的面前。

宾巴热情地走上前来拍着他的肩：“好啊好啊！额日敦，又健壮又帅气，赛音额日！简直就像是我们的圣祖的随从啊！我早就看出我们额日敦是个好苗子，要不然当年我怎么能冒那么大的险去帮你呢？那不光是看你额吉的面子，我是真心拿你当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啊！现在我们左旗右旗，成了一家人。不过当今之天下嘛，是人家日本人说了算，我在旗里顶着这个位置，也是想方设法为咱蒙古人争那么一点点天地。以后呢，只要有我在，升迁的机会还有，到那时候，这杭盖草原上还是咱们说了算啊。”

随后宾巴告诉他，本来迁敖包的事还算顺利，川上太君挺高兴。可这两天被苏克那小子给惹火了，从今天起部队紧急待命，谁要是出了纰漏，军法处置，大家的小命都捏在皇军手里呢！苏克骑兵团这一阵子成了日本人的克星，日本人想打打不着，想抓抓不到，川上太君气得七窍冒火。日本人火了就拿咱们出气，现在准备着要和苏克有一场较量。

宾巴没有告诉额日敦的是他想了几天几夜，给川上太郎出了一条

借刀杀人的毒计：烧庙，引蛇出洞！只要赞丹庙上火光熊熊，就能引出苏克骑兵团前来救援，到时候日本骑兵团和蒙疆军骑兵团将联手一举围剿苏克！就凭着川上太郎的兵力足、装备好，包围圈固若金汤，苏克这次必定插翅难逃。

对于烧庙，宾巴也不是没有过犹豫和心虚。他毕竟也是蒙古人，对庙的崇敬、对神的敬畏是与生俱来的，他不可能想不到这个主意是多么大逆不道，说不定要遭报应、遭雷劈呢！但要消灭苏克只能这样做，他也想出了一个说服自己的理由：咱不是为了烧庙，是为了开发地下的矿石，这开发是为草原造福的事。苏克也不是为了保庙，他是不让皇军开地下的矿啊。赞丹庙烧掉了，可以再建一个嘛！将来再建赞丹庙，我宾巴一定倾尽家财为佛像塑个金身……

川上太郎召集部下们在沙盘前详细布置了作战方案，在庙外围三公里的地方设包围圈，小野少佐的队伍和蒙疆军的一支队、二支队、火炮队和重机枪都安设好了位置，只等庙一烧起来，苏克必来救援，到时候把包围圈一收……

伪蒙军里，额日敦的部队正在为晚上即将进行的战斗做准备。额日敦却焦虑万分，他坚信以苏克的性格，赞丹庙一旦烧起来，他绝不会无动于衷，一定会拼了命要来救援的，哪怕他知道这是个圈套。结果肯定是自投罗网，有去无回。

眼看离开战的时间越来越近，情急之下额日敦闯进桥本俊的房间，求他救救苏克。桥本俊思忖片刻说：“我也不同意烧庙，凭我对蒙古文化的了解，我知道寺庙是蒙古族人神灵的归宿，是最神圣的地方，一把火烧掉是冒天下之大不韪。为此我曾劝说川上太郎不要轻易烧庙，也想最后做一次努力去说服苏克与皇军合作。”

额日敦充满期待地看着他，似乎看到了希望。没想到桥本俊话锋一转，说：“川上大佐认为这是消灭苏克骑兵团的最好时机，绝不能放弃。只要苏克在，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开矿计划就行不通，今天是有他无我，有我无他。苏克必须除掉！”

“可是桥本老师，苏克毕竟是您看着长大的。您说过他是您最得意的学生，难道您就忍心看着他被打死吗？”额日敦仍然不甘心地做着最后的努力。

“唉，苏克是我看着长大的学生，身怀绝技，又受过日式教育，应该为大日本帝国所用，轻易打死未免可惜。可是，在这种你死我活的紧要关头，我必须以帝国利益为至高无上的宗旨。请你理解，我只能选择效忠我的国家！”沉吟了一会儿，他抬起头，“如果有机会，我会尽量留苏克一条命。我只能做到这一点。”

额日敦失望而归，生死攸关之际，他被严密监视，情报根本送不出去。

庙里，烟气氤氲，烛光朦胧。戈瓦在供案前一盏一盏地为佛灯添油，忽然烛光晃动起来，佛像脸上的光照忽明忽暗，仿佛一片云翳突然袭来，在大堂中、在回廊和帷幕中间游走着……戈瓦抬起头来环视了佛堂一周，轻轻地叹了口气，又低下头继续添油。

吉布森大喇嘛匆匆来到前殿，向戈瓦行礼问：“活佛您找我？”

戈瓦对大喇嘛示意，两人走到侧殿坐下。戈瓦说：“最近草原上不太平，又有迹象昭示，咱们的赞丹庙要经受一次大劫。”

“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”

“要来的，阻挡不住，要去的，随缘而去。我不知道我们的力量能否阻止灾难，犹如敖包山的迁徙……但我们能向神佛祈求。我要念诵经文三日，以求宝日罕保佑，这三日不能让人进殿。日常打理由你全权代理。”

大喇嘛合掌应道：“俺嘛呢叭咪吽……”

此时，日军的队伍浩浩荡荡行进在草原上，有骑兵有步兵，也有马车拉着的重机枪和火炮，向赞丹庙方向开去。伪蒙军的骑兵队伍在宾巴和额日敦的带领下，从另一条路向赞丹庙挺进。

黄昏临近，日军大队的主力把赞丹庙包围了几层。士兵将干柴堆

在墙外，准备点火。川上太郎带着翻译站在门前向庙里喊话：“却达尔旺丹活佛，请你听好，我们是先礼后兵，现通告贵寺庙所有喇嘛僧人，给你们十分钟时间赶快撤离赞丹庙。如不尽快撤离，后果由你们自己承担！”

守门小喇嘛急匆匆跑进大殿，向吉布森大喇嘛报告：“不好了，日本人包围了我们，说是要点火烧庙！”

大喇嘛斥责他：“慌什么？忘记了僧人的举止礼仪？什么事值得如此慌乱？”

小喇嘛低下头，双手合十：“是，嘛么。”

“你快去见葛根稟报，然后如实通告众僧，大家不要慌乱，静听葛根的指示。”小喇嘛答应后向后殿走去，大喇嘛则走向庙门。

庙门开了。

川上指使翻译：“你，给他讲！”

翻译立刻双手合十，上前道：“太君说了，这庙马上就要点火了，让你们喇嘛们快快离开！太君要开发这块地方，等挖出了金马驹，给你们建一个更大的庙。要快一点啊，十分钟以后，太君就……就点火了。”

大喇嘛站着不动：“俺嘛呢叭咪吽……赞丹庙是佛的圣地，谁敢烧？这是亵渎神灵，天理不容！你们这些莽古斯就不怕遭天谴吗？！”

川上大佐挥了挥手：“少跟他费口舌，进去！”

几个士兵手拿着点燃的火把就要进庙，大喇嘛挡在门前一动不动，大声道：“地狱里的莽古斯！都给我退回去！”

士兵被吉布森大喇嘛的威严震慑，心虚地停住了脚步。

川上大佐大怒：“还有一分钟……庙里的所有喇嘛僧人都给我出来！”

大喇嘛一动不动，微闭双眼，嘴里念念有词：“宝日罕腾格里啊，惩罚这些魔鬼吧。”

川上大佐命令点火，士兵们刚要冲进去，只见大殿涌出上百多喇

嘛，殿前台阶上一片红黄色的袈裟。最后出现的是戈瓦——却达尔旺丹堪布活佛，他站在庙门最高的台阶上，双手合十，带领众喇嘛们一起高声念六字真言，喇嘛们诵经声淹没了川上的喊声。

日军士兵被喇嘛们的气势震慑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

活佛双手举向苍天：“神圣的宝日罕啊，赐给我们生命，赐给我们灵魂，也赐给了我们抵御魔鬼侵害的勇气！尘世的苦难无尽无休，我还不能洗清人们的罪孽，也不能消除世人的疾苦，那就让我来承担这些苦难吧！”他转向大喇嘛，“我尊敬的上师，请带领我们赞丹庙的众僧走出庙门，去寻找一个能为世人祈祷的安静场所吧！今生我和赞丹庙的缘分是佛意，我不能离开这里。”说完，他头也不回地进了庙门。

吉布森大喇嘛带着众喇嘛目送着戈瓦活佛进了正殿，继而全都跟着他返回庙中，默默地回到各自的位置上坐下，平静地开始诵经。

此时，宾巴与额日敦的队伍都按川上大佐的部署，埋伏在赞丹庙三里地外的地方待命。骑在马上的额日敦心绪不安，他正想命呼博悄悄去探听赞丹庙的情况，却远远地看见赞丹庙方向升腾起一片火光。

额日敦大叫一声：“不好！鬼子真的烧庙了！咱们不能眼看着赞丹庙被毁啊！”打马就要冲，被呼博及时拦住。

“冷静！你冷静点。苏克还没来，咱们得按计划行事……你要冷静啊！”

赞丹庙大殿的房屋被点燃，火苗由小渐渐变大，从墙脚爬上窗棂，再爬上房檐，黑红的火焰带着浓烟直冲天空。

情况危急，戈瓦活佛再次让大喇嘛带领众人撤离大庙，喇嘛们不从，近百位喇嘛面不改色，依然端坐齐声诵经。熊熊烈火中传来阵阵诵经声，且越传越远，在草原上空萦绕……

附近的牧民百姓看见赞丹庙的烈火浓烟，从各个方向赶来，他们拿着刀枪、棍棒、铡刀、叉子和各种工具向门前冲去，可是没等跑到门前便被拿着枪的日军兵挡住了。越来越多的人们喊着、挤着往前拥。大火从后院向前院烧过来了，牧民们惊呼着，他们听见了正殿传出的

诵经声……牧民们哭泣着纷纷跪地祷告。

大殿里，窗后院子里的火光一闪一闪照在全体喇嘛庄严肃穆的脸上，他们目不旁视，全神贯注地继续念经。

门前，日军翻译官手拿一只大喇叭冲着庙内用蒙语喊话：“皇军有令，请你们审时度势赶快出来！皇军本意跟你们没关系，不服命令，后果自负！”

川上太郎持刀站立在大门外，得意地看着越来越旺的火势，自言自语：“活佛愿意念经就念好了，我就不干涉了。呵呵，我只需要苏克！”

牧民们怒吼着猛向前冲去，有人冲过日军的阻挡跑进了庙门。枪响了，刚刚冲进院门的人被打倒在地上……

诵经的声音停了下来，戈瓦面对众喇嘛：“我要求你们立刻走出庙门。信众需要你们，现在，走吧！”

众喇嘛流着泪对活佛跪下，央求着：“葛根，信众更需要您！”

戈瓦扶起跪在最前面的吉布森大喇嘛，对众人说：“赞丹庙会烧毁，但它的精神、它的灵魂，已经和我融在一起。你们不要担心，我会在我应该在的地方……快走吧，大家都出去。”

众喇嘛还是不动。戈瓦有些急了：“佛家没有命令这个词，但现在我要用命令来要求你们，赶快离开大殿，离开赞丹庙！这是我最后的请求，请你们快离开！”

戈瓦扶起吉布森大喇嘛就往门外走，众僧这才跟着向外走去。当戈瓦看到所有的人都走出殿门时，他快速转身回到殿内，将殿门“轰”地一声关上了。众喇嘛们惊回头时，大门已紧紧关上，众喇嘛扑到门前喊着、捶打着大门……

天色渐渐黑下来，火焰却照亮了天际。人们跪地磕头，绝望而泣。

正当众人绝望之际，一片喊杀声从远处传来，紧接着一阵激烈的马蹄声——果然是苏克率骑兵护卫队前来救援了。

川上大佐得意地哈哈大笑，以为全歼苏克骑兵护卫队的机会来了。

此刻，宾巴趴在一个土丘后面，举着望远镜观察，脸上得意起来，他的计谋果然得逞——苏克来了！

身旁的参谋长问他：“打不打？”

“不！把他们放过去！让他到他要去的地方。通知额日敦部，不要打草惊蛇，原地待命。”

在离宾巴不远的另一处，额日敦手拿望远镜也在观察。他看到了赞丹庙方向冒起的黑烟烈火，看见了庙外跪在草地上的牧民百姓，一些百姓冒死冲进大院，将喇嘛们背出来、扶出来……

围在庙四周的日本军队已经架好枪，川上太郎手握军刀，冷笑着盯着大庙前的混乱景象。

在杀声震天的呐喊声中，一支骑兵队如旋风般快速冲来，川上大喊道：“我们的敌人来了，准备——射击——”

日军的枪口对着苏克的骑兵队猛烈扫射，骑兵队中不少人落马，但整个大队仍奋力向前冲，显示出一股不可阻挡的气势，面对敌方机枪的扇面扫射，毫不退缩，呐喊着往前冲。苏克一马当先，高举马刀左砍右劈，把鬼子连头带肩膀劈下来。骑兵战士们直立马上端枪扫射，一个设在高处的日军机枪手应声倒下，日军队伍中一阵骚乱。

骑兵的冲锋不一会儿就冲垮了敌方的阵脚，把川上的如铁桶一般的包围圈生生撕开一个口子，长驱直入冲向赞丹庙的大门前。埋伏在房顶、墙上的机关枪密集地扫射，门里门外的牧民和骑兵战士倒下一批，又一批战士冲上来与敌人展开肉搏。一人对几人，勇猛异常，前后劈斩，手起刀落，血花飞溅……

冲到大门前的战士找到掩体与敌人对射，双方各有伤亡。经过无数回合的拼杀，苏克骑着天驹冲进已是火海的赞丹庙大殿前，他跳下了马，撞开大门冲了进去。

殿内烟雾腾腾，被烧坏的房木噼啪作响，一个接一个地掉落下

来，幔帐、哈达被烧成了灰，像黑色的蝴蝶漫天飞舞。戈瓦仍一动不动地打坐在佛像前，身上的袈裟已经起火……苏克痛心大喊：“葛根！葛根！戈瓦——”

苏克喊着冲过去，拦腰抱起了已经昏迷的戈瓦冲了出来，就在他跨出大门的瞬间，身后的门楣“轰隆”一声垮塌了。

大院门外，川上大佐一挥马刀，从背后又上来一批事先埋伏的日军，黑压压一片向赞丹庙扑来。川上太郎得意洋洋地大喊：“抓活的，给我抓活的！”

日军士兵纷纷跑上前欲抓苏克，不料跟在他身后的天驹扬起四蹄把先冲上来的日本兵踢倒了好几个。后面的士兵见状不敢上前，举枪对准了天驹……

一声尖利的唿哨，天驹猛地跳开，躲开了敌人的子弹。原来是阿蒂亚和小毛头赶来了，他们正与敌人混战。阿蒂亚身手仍矫健，左劈右斩。小毛头看见一日本兵又举枪对着天驹，从马上猛跳下去，一下子将日兵扑倒。小毛头人小力薄，不是鬼子的对手，可他扑上去对准鬼子的脸就狠狠地咬下去，鬼子大叫着松开了手倒下去……战斗异常惨烈。苏克骑兵队勇猛异常，但终因兵力悬殊太大，寡不敌众，渐渐不支。

黑压压的一片人马从远处围拢过来，那是宾巴的队伍开始出击了。宾巴指挥着伪蒙军队伍，和额日敦的骑兵队一起向赞丹庙缩紧包围圈。川上大佐哈哈大笑：“我的援兵大大的，好！苏克，你的死期到了，快快投降吧！”

受命前来增援的额日敦冲在前面，扑到赞丹庙前形成了又一层包围圈。这时他看见苏克肩背着活佛，仅用一只手四面劈斩拼死搏斗。一群日本兵将苏克团团围住，刺刀对准了苏克，危急中，额日敦不顾一切挥刀冲过去，一通劈斩救他的安答于生死之间。

苏克抬头一眼就看到了他，两人四目相对的一刹那间，仿佛一道电光沟通了心灵，一种默契使两人同时迸发出力量迅速杀向敌群……